

隱居通議

一



隱居通議

(一)

劉 壎 著

隱居通議序

校正混稿吟稿諸詩文。雖強半元初著作。然宋末篇章。往往有之。若隱居通議。則皆元時纂輯。水村公之志。蓋可見矣。公少負偉略。於兵謀地利。無不諳悉。北來鉅公名卿。無不咨其碩畫。公亦抵掌而民思。期一當以爲世用。迺南北混一。時異勢殊。公之志。蓋決於隱哉。夫仕則見之實事。隱則付諸空言。隱不如仕也。然仕莫盛於唐虞之際。水火工虞教養。各一其職。而不能相通。周公制禮作樂。其訓誥見於尙書。其諷詠見於雅頌。而周易之象。必於居東之日。孔子爲魯司寇。却萊於祝其。誅卯於兩觀。而六經之述。必於轍環之餘。則仕又不如隱也。且守故府之陳言。執盈廷之聚論。以爲持政之大端。雖有變通神明。究弗敢稍逾尺寸。何如著書立說。孤行一是。故議理學也。不惟朱陸相商。而龍川學術議論。可以蓋一世。而開千古。議古賦也。不惟綺靡無取。而秦伯長江山谷道院。可以駕六朝。而軼班左。詩歌則駁彭淵材之第三恨。又以雙井與浣花並驅。文章則譏梁昭明之無統紀。且原毛穎於廬山九錫。駢儷錄謝賈師憲小啓。而僉壬之不浼於忠義。經史辨忠肅公無後。而史冊之失攷於家乘。大行爲德行之大。靈星次社稷之功。議天地之有初。識縱橫貴賤之義。議南陽之形勢。見輓輅羊裘之風。鬼神則謂神怪窈冥之事爲害道。雜錄則於語默出處之間爲量衡。其閒遺文軼事。確有可傳。而不載於典籍者。賴此猶存其一二。大抵無所不議。則無所不通。通天地人曰儒。公真可謂通儒也已。雖然。公自贊有云。使展其霖雨之手。固當忠君父而澤民物。

是隱又非公之所得已也。嘗讀公母揭太君壙志。母紉縫兒講習。迄夜分。或鷄鳴乃已。嘗曰。汝家世名儒。吾望汝無失爲儒也。會權姦覆國。三宮北遷。母流涕曰。噫。無望矣。則公之成就。蓋在於五辟遺孤之日。而不在於家山北遼陽之年也。與子偕隱。溯孟教者。敢忘所自哉。或曰。身旣隱矣。何又仕於本州。仕於延平乎。不知大隱城市。小隱山林。古之人已言之。避世金馬門。古之人又嘗行之。委吏乘田。未可謂仕。況寄其道於木鐸函丈之間。以稍慰其淑人素懷。一行於豐。而紀往開來。身實任之矣。再行於劍也。留受業者三年。世共尊之矣。苟非羶慕於要津。貽譏於捷徑。士君子何不可沾一命。以自行其志哉。今觀此編。蓋在宋亡之後。而其敘述在於歸閩者爲多。則公之自視。仍然隱居而已耳。何汝汝者之不審也。不審其志。而徇其迹。則仕於昇平者爲賢哲。仕於衰晚者爲庸愚。生際奕葉者。盡爲守正。遇值鼎革者。盡皆枉道。是以仕論仕。尙且弗得其志之所存。矧仕而仍然隱者。爲能論其世而原其心哉。

康熙丁未日躔大火之次。裔孫凝謹識於水雲書院之壽文堂。

隱居通議目錄

卷一	理學
卷三	理學
卷五	古賦
卷七	詩歌
卷九	詩歌
卷十一	詩歌
卷十三	文章
卷十五	文章
卷十七	文章
卷十九	文章
卷二十一	駢儷
卷二十三	駢儷
卷二十五	經史

卷二	理學
卷四	古賦
卷六	詩歌
卷八	詩歌
卷十	詩歌
卷十二	詩歌
卷十四	文章
卷十六	文章
卷十八	文章
卷二十	文章
卷二十二	駢儷
卷二十四	經史
卷二十六	經史

隱居通議

目錄

卷二十七

禮樂

卷二十九

地理

卷三十一

雜錄

卷二十八

卷三十

造化

鬼神

隱居通議卷一

南豐劉 堦起潛著

理學一

儒者職分

儒者職分不在於作文而在於講學。講學不在於章句而在於窮理。窮理不在於外求而在於存心。

道統遺論

自孟子推明道統見於七篇之末章。其後韓文公作原道。伊川公序明道。皆承其意推明之。而皆不能無遺論。孟子說見知聞知。而武王周公不得與於太公望散宜生之列。昌黎論傳道。而曾子子思不得續孔子之脈。伊川則又謂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千四百年間。漢董生。唐韓子。以至宋周子。俱不與焉。非遺論歟。當考。

古人自少力學

一日几閒見南豐先生文。閱視其上歐陽公書。乃慶歷元年也。時年二十三爾。其書有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當世。嗟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寧枝葉而已。又曰。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與室。家自知可以少

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貫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某不信也。觀先生之志如此。是其少年所學。輟卓不凡。非若新學小生。惟務詞章而已。且是時濂洛未興。而先生之學專向聖域。何可得哉。同日又閱延平李先生師友問答集。有贊見羅仲素先生書。其年亦纔二十四爾。其書有曰。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又曰。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完。而智巧襲。擇焉而不詳。守焉而不專。朝夕恐懼。不啻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又曰。聖學中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絕嗜欲。捐念想。卽無往以生心者。時相與游。亦足以激汰滓蕪。洗滌垢盆。妄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然謂儒者之道。可會爲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愚則欺。衆皆坐某以此。而不知某暫引此以爲入道之門爾。二先生生世不同。人品不同。然皆以甫踰弱冠之年。便已有志於作聖。乃知古人力學自少時已下工夫。回思吾儕小人。當此年紀。不過刻意舉業。志求榮達。日夕汲汲。惟黃冊之文是務。舉世陷溺。相習成風。曷嘗有一之志於道哉。亦由所師不過如此。繆種相承。卒誤後學。斯時也。儻有名師能舉二先生之說。開發提警。安知不於道有進邪。虛老一生。晚悔何及。熟復二書。仰天浩歎。要知舍內學而從外務。誠不足道。

乾道淳熙間。晦菴先生以義理之學聞於閩。象山先生以義理之學行於江西。嶽峻杓明。珠輝玉鏘。一時學士大夫雷動風從。如在洙泗。天下竝稱之曰朱陸。朱氏之學則主於下學上達。必由灑掃應對而馴至於精義八神。以爲如登山然。由山麓而後能造絕頂也。故晦菴多著書以開悟學者。然象山每不然之。議其爲支離。其鵝湖之詩曰。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又曰。六經注我者也。陸氏之學則主於見性明心。不涉箋注訓詁。而直超於高明光大。然晦菴每不然之。以爲江西之學近於禪。晦菴歿。其徒大盛。其學大明。士大夫皆宗其說。片言隻字。苟合時好。則可以掇科取士。而象山之學反鬱而不彰。然當是時。雖好尙一致。而英偉魁特之士。未嘗不私相語曰。時好雖若此。要之陸學終非朱所及也。蓋二先生之學不同。亦由其資稟之異。晦菴則宏毅篤實。象山則穎悟超卓。是以象山之文亦皆勁健斬截。不爲纏繞。至其游戲翰墨。狀物寫景。信筆成文。往往亦光晶華麗。有文人才士所不能工者。誠一世之天才也。

論子在川上章

朱文公與門人論子在川上一章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謂與道爲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爲人作觀濶詞。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門人問曰。明道謂其要只在謹獨。如何。先生曰。能謹獨則無閒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閒斷了。豈能如川流之意。門人又問曰。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不放他兩箇做大門人。曰。只爲佛老從心起工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

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間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輸與佛老。先生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未是。然却勝似儒者多矣。朱門師弟子講明此論。可謂極至大綱。爲學必合從天命性上理會起。此謂之原頭。識得原頭。從此下工。則如川流之晝夜不息矣。禮記論祭。河海曰。有原也。有委也。此謂知本。亦是見得此意。佛老俱是略識原頭。然亦未可謂真識也。

工夫熟中出

文公曰。書所以維持此心。若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此語甚當。又曰。工夫自熟中出。又曰。只是熟。便自會。先生於熟之一字。屢言之。不一言之。

水心論朱陸

水心文集中。稱朱文公。或曰新安先生朱公。或曰朱公元晦。又嘗騰章爲文公力辨林黃中之劾。其於陳止齋。呂東萊。亦屢稱之。獨不及於象山。心嘗疑焉。以爲此時號爲儒宗者有四。曰朱。張。呂。陸。何獨見遺。惟於胡崇禮墓誌中。一寓其辭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激坐內觀。以上皆水心語。然無斬辭。似亦有取於陸者。特謂之後出。則非。嘗觀象山與晦菴往來書。俱各稱兄。及勉東萊勿於喪服中聚徒講授。書中言詞峻切。止如平交。陳止齋專書致幣於象山。勤矣。而回書亦惟稱止齋曰兄。止齋之於水心。蓋前輩也。象山視如平交。則不得謂之後出矣。水心輕視。竊所未諱。

朱張呂陸

性學之肇興也。以周張二程爲宗。其繼盛也。以朱張呂陸爲宗。然當時水心文字實未嘗合而言之。荆谿吳公子良師事水心。持節江右。日爲隆興府學作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旣貫羣聖賢之旨。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孰爲同哉。合朱張呂陸之說。溯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溯而約之於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溯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卽臯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尙何彼此戶庭之別哉。以上皆荆谿公記中語。予初疑水心或有不滿於象山。今其高弟弟子一筆貫通。卽平日師友授受。必有確論。其爲此決定語。而刻之金石者。殆出於師說也。亦可見其心矣。

魏益之悟入

水心公志陳叔向之墓。有曰。君旣與魏益之游。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彷彿若有見焉。自是以斯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讀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讜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悱啓發。舉一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二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掊包蒙之梏。游於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逾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勇猛。蓋不以悟自足也。而

益之不然。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戶庭虛矣。然則叔向之所以冀於其師者。益之未暇詳也。以上皆志中語。予嘗記乾淳閒有魏掞之者。嘗以直諫膺主眷。而未知益之名。諱爵里。與夫所學傳承也。夫以悟爲則。固未足以盡道。然誠妙悟。則亦幾於見道矣。朗徹澈瑩。纖翳不留。高出萬象之表。與太初鄰。其視蘊頭故紙。迷溺訓詁。而卒無益於自得者。不差勝乎。水心之論。雖有抑揚。顧窺其微旨。則亦有取。豈非泥於時好。艱於顯露。亦正言似反者歟。不然。則讀書徒多。脩方不療。二語正當斥絕。豈宜表而出之邪。或謂此語蓋有激而云。然亦至論。

論悟一

前段所載。陳叔向受教於魏益之。未久大悟。而洪纖高下。皆若彷彿有見者。此事甚奇。不知所謂彷彿有見者。何也。佛家謂阿那律具天眼一通。能觀大千世界。如掌中果。舍利佛智慧第一。觀人根器。至八千大劫。仙家亦嘗曰。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猶如指掌大。雖二教之說。誕幻無實。然參究互致。亦惟一悟耳。儒家所以諱言悟者。惡其近禪。且謂學有等級。不容一蹴而到聖處也。故必敬義夾持。必知行並進。必由知止而進於能得。必由下學而造於上達。必由善信美大而入於聖神。雖高明而本乎中庸。此其序也。故不以悟爲主。然前輩又有謂人患不入悟境耳。果能妙悟。則一理徹。萬理融。所謂等級固在其閒。蓋一通而萬畢也。此論未知當否。昔嘗聞老儒李伯煥與予言。金谿有傅先生號琴山。親承象山先生學問。甚高。生徒甚衆。日夕講論不倦。鄰有一染匠。常往聽講。久之。忽大悟曰。元來世閒道理如此。自是聰明開豁。遂能

詩文不復爲匠。琴山從而作成之。觀此豈亦魏益之之學歟。惜予生晚。不及見諸賢而參請也。近於九月間。客洪城。遇北人曰東門老。於宋庭賓家。蓋學道之士也。衣履如道人。談論娓娓。自言出家從師久。而無獲。一日師令往某處。正雪中。旣寒且饑。因結屨忽有悟。則見天地萬物。洪纖曲直。如清淨琉璃。無不洞徹。自此了無滯礙。其亦魏益之之學歟。予甚欲究詰之。顧初見未敢驟說。欲再叩。明日乃聞飄然往臨江矣。洪人謂東門老乃大徹大悟者。惜不及竟其蘊也。話閒。極取程邵二先生之學。又曰。聖人之道。本自渾全。朱晦菴先生說得破碎。今人不信孔子之說。却信朱說。安能見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只一便了。曾子添箇忠信已多。後來千言萬語。脚下注脚。去道逾遠。至謂有天之忠恕。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尤大穿鑿。其論如此。又謂人當理會心學。如作詩作文。多是說說。

論悟二

兒童初學。蒙昧未開。故懵然無知。及旣得師啓蒙。便能讀書認字。馴至長而能文。端由此始。卽悟之謂也。然此却止是一重龜皮。特悟之小者耳。學道之士。剝去幾重。然後逗徹精深。謂之妙悟。釋氏所謂慧覺。所謂六通。儒家所諱言也。世之未悟者。正如身坐窗內。爲紙所隔。故不睹窗外之境。及其點破一竅。眼力穿逗。便見得窗外山川之高遠。風月之清明。天地之廣大。人物之雜錯。萬象橫陳。舉無遁形。所爭惟一膜之隔。是之謂悟。而儒家不言者。懼其淪於虛寂。不合於帝王之大經大法。而無以成天下之務也。惟禪學以悟爲則。於是有曰頓宗。有曰教門別傳。不立文字。有曰一超直入如來地。有曰一棒一喝。有曰聞鶯悟道。

有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入妙悟。謂之本地風光。謂之到家。謂之敵生死。而老莊氏亦有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虛室生白。宇定光發。皆悟之義。儒家之學亦有近之者。顏之如愚獨樂。曾之浴沂詠歸。孟子之自得。大學之自明。以至如濂谿之庭草不除。明道之前川花柳橫渠所謂聞悟亦悟之義。水心又提出憤悱舉隅。與夫四端四海諸說。以爲近悟。是邪非歟。

論悟三

前段嘗疑陳叔向因悟有見之爲異。今觀晦翁作存齋記。有曰人所以位天地之中。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閒。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孰爲之體。必將瞭然有見於參倚之閒。而無一息之不存矣。詳此記。則大意與釋氏之說合。而所謂瞭然有見者。非悟也夫。

佛學主悟

水心作宗記序。述永嘉鮑瑩。刪擇禪宗要語。定著百篇。有曰。予嘗問瑩。儒之於佛。强者慍。弱者眩。皆莫之曉。子以何道知之。瑩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予聞而逾悲。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觀此序。則水心固未嘗以佛家之悟爲是也。

徐侍郎悟學

徐侍郎諱誼字子宜。乾道進士。由池州教授。黜歷清要。歷事孝光寧三宗。入爲刑部侍郎。出爲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移鎮隆興府而卒。中忤韓侂冑。貶南安軍。移袁婺州。流落十年。而後得釋。水心志其墓。有曰。諸儒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固滯於語言。播流於篇末。多芒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脩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參玩茲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徐公卒於嘉定初元。時閩浙諸老存者寡矣。

李牧坡悟入

盱江李子原諱溥。自號牧坡。嘗從克堂包先生學。公曰。何必遠求。子之鄰有利公文伯者。卽子之師也。子原信而就學焉。利公舉學習而說。克己爲仁。以叩之。未契也。忘寢食而反求者數月。一日渙然有省。自是磊磊落落。軒豁呈露。無秋毫凝滯。吟風弄月。撫掌抱膝。笑歌自若。休休其心。欣欣有喜。如口之於芻豢。常有餘味。蓋其所好旣得。所說益深。自命曰牧志。其所自養也。自養者厚。而其證驗有不可掩於外者如此。淳祐癸卯歲。年七十有七。悠然而逝。宏齋包文肅公志而銘之曰。志道於遠。得師於鄰。一覺之後。一好之神。蓋以表其有悟也。觀此則牧坡之渙然有省。其亦陳叔向之忽然有悟者乎。

黃仲山言性

越之新昌黃仲山名仁靜。有子名度。登朝顯宦。累封仲山至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禧元年八

月卒自言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如有其說深矣嘗與陳君舉傳良縱論夜分君舉名善辨不能窮詰曰此非師授而得也病中嘗曰除世俗塵事易除心中情想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葉脫枝生不知其幾今真斷矣故樂也臨絕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遂歿以上載水心志中詳其爲人豈亦融會儒釋之學者歟

水心論佛學

云余在荊州無吏責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蠱若該涉夫西戎僻阻無有忠信禮義之教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閒披析解剝別其真妄究其始終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較然殊異豈可同哉世儒不知淺深猥欲強爲攘斥其於道鮮矣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省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鄰省問念佛者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爲老兵所課爾東叔言誦此書三十年矣予問東叔楞嚴要義安在東叔沈思久之曰如雞脩鳴顧瞻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逼撲到緊切處也余聞而歎息夫不讀者固不能知而讀者知之止於如是以上皆水心先生語味其旨若斬之者又嘗稱天台端信師兼習諸宗性義融徹詞辨蠶起援據今古中其機要咸曰信書廚不可與爭也閩戶長年人莫識面惟教其徒令速趨西方空寂以此自終予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若師庶幾免矣觀此論則先生所指悟本者未知所在先生以荊州讀佛書有見告之文公文公答之曰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中閒得君舉書亦深以正則講究辨切爲不然

此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又曰。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事。煞決不暇讀佛書。若偶讀之。亦須便見得其亂道誤人處。愈親切。不至爲此言矣。